

默主歌耶

一個充滿恩寵的地方

瑪爾大

(刊登於 1994 年 1 月 21 日的《公教報》)

九三年八月中旬，我與丈夫及十多位朋友曾到默主歌耶朝聖。這是我有生以來首次的朝聖，而且機會來得突然，也來得特別，我們覺得這是來自天主的召叫、聖母的帶領，因此不敢辜負這個恩寵。雖然我們早聽說過那裡有太陽轉動的異象，也有來去無蹤的花香，但我們決意不求看奇跡，只求專心祈禱。但怎麼祈禱呢？在我以前的觀念中，祈禱就等於唸經。本來唸玫瑰經是最好的，但玫瑰經實在太長、太單調了，唸着唸着，即使不會打盹，也會心不在焉，魂遊四海。自發性的祈禱是我最怕的；平常跟朋友相聚，我也話題不多，只喜歡做聽眾，祈禱是對天主說話，那叫我對天主說什麼呢？於是我決定求聖母教導我怎麼祈禱。

說也奇怪，去到默主歌耶後，每次進入聖堂跪在聖體櫃前時，總覺得有一股很強的力量把我的心靈吸攝着，跪在那裡總覺得很平安、很舒服，外間的一切與我無關，此刻就是永恆，而且久久不願離去。這是我前所未有的經驗。

在默主歌耶，令我最感動的是當地居民的友善及祈禱的熱誠。

每天傍晚由六時至九時舉行禮儀時，他們都讓朝聖者坐在聖堂中參與彌撒，自己則坐在聖堂外的長凳上藉揚聲器的幫助聽彌撒。我們每次去聖堂時，總經過兩個賣水果的攤子。兩個賣水果的老人常跟我們打招呼，叫我們買水果。我看着他們一直都沒有什麼生意，心中有點不忍。有一天，我和幾個朋友向其中一個買了一美元(一公斤)的葡萄，他竟送我們每人一個新鮮的無花果。鄰攤的老婆婆，我們雖然沒有光顧她，也連忙過來送我們一些新鮮的無花果。這不是說他們讓座，他們送東西給我們就說他們友善，而是他們的不斤斤計較是一種自然的流露，從而使我想起自己平日的自私和小器。

在當地雖然常聽到炮聲，但在我留在當地的十天內，見不到當地居民有惶惶之色。許多時見到當地人，我們之間雖然言語不通，但他們總會對我們微笑招呼。

有時在彌撒後，在人叢中也會見到三幾個穿著軍服的年輕人。他們大概是從前線換防下來休息的，也趁機到聖堂唸玫瑰經，參與彌撒。

每個黃昏，我都見到一個年輕的母親帶著三個三歲至五歲的孩子來參加禮儀。有一天上午十一時多了，太陽非常猛烈，我們剛拜完苦路下山，又見到這四母子赤着腳上山了。當時他們一邊走一邊唸玫瑰經，而且是由最小的孩子領經。去過當地的人都知道上拜苦路的十字架山是沒有路的，上山的人只能踏着一塊一塊嶙峋的石頭走上去。望着他們的腳，我覺得非常慚愧。因為我知道那裡的石嶙峋，特地買了一雙厚底的鞋子來保護雙腳，這是多麼缺乏克苦的精神呢！另一方面，我又很羨慕他們。他們能在這個純樸而充滿恩寵的地方長大，信仰生活和祈禱習慣得到良好的培育，這是多麼大的福分啊！

朝聖回來後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有甚麼特別的使命，只覺着心中常有一份平安，即使對天主沒有甚麼話說時，也喜歡默然無語地與祂相對；唸玫瑰經、拜聖體也竟成了賞心樂事。從前我只在觀念上知道祂常與我同在，但卻不常記起；現在我是確信，並且感到祂與我同在。從前我覺得祈禱是一種工作、一種責任；現在覺得祈禱是一種需要，也是一種很生活化的傾訴，一種自然的流露。感謝主！讚美主！